



平民宰相谢深甫

吴世渊 文摄

除了政治家的身份外,他还是一位诗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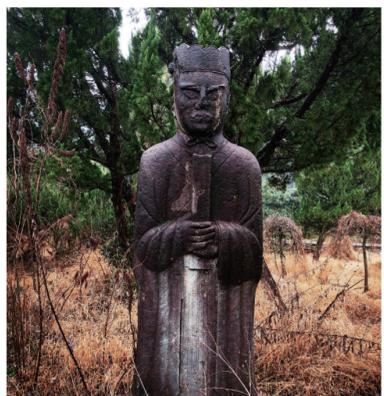
临海市白水洋镇保宁村水晶坦自然村,有一座大墓。墓前有牌坊,前额书“济世爱众”,后额书“清风峻节”。墓道两旁,摆列着石像生。其中一对石马、一尊文官像、一尊武官像,是南宋时的旧物。石马没有了脑袋,武官面容模糊。

墓道的尽头,就是墓室。墓碑上写着:“大宋少傅右丞相赠太师鲁王谢公深甫偕林氏夫人之墓”。南宋一代宰相谢深甫埋骨于此。

谢深甫,字子肃,临海人,一位出身草根的“平民宰相”。



书“济世爱众”。临海谢深甫墓前的牌坊,前额



墓道旁的文官像



墓道旁一尊武官像面容模糊



墓道旁一座缺头石马



墓道旁的石马

据说,谢深甫的祖先是东晋太傅谢安,但“旧时王谢”再怎么富裕,传到他这一代,早已泯然众人。

谢深甫从小就明白,知识能改变命运的道理。他对自己极其严苛,每日学习到深夜,困了,就把脚放到凉水里,醒醒神,继续学。

谢父对儿子抱有很高的期望,奈何去世得早,临终前,他嘱托妻子,这孩子“当大吾门”,应当好好教育他。谢母便未改嫁,一边持家,一边督学。

谢深甫果然未辜负这份期望,乾道二年(1166)考中进士,这年他27岁。

关于中第,洪迈的《夷坚志》记载了两则故事。第一则说,谢深甫原名不叫“深甫”,是一回做梦时,有人告诉他,叫“深甫”会有大吉利。于是,他用“谢深甫”这一名字去考试,谁知,好几年都未中举。正当他以为神明在戏弄他,想再次换名时,梦中人又出现,说:“难道这回还考不上吗?”他醒后,依然用“深甫”的名字报考,这回总算考上举人,第二年顺利登进士第。

第二则说,乾道二年(1166),谢深甫穿着草鞋,去临安赴省试。到会稽县曹娥渡时,想坐船,钱不够,受到了摆渡人辱骂,他无奈,只好另寻渡口。后来,谢深甫考中进士,做了浙江的漕运官,在曹娥渡见到了当年辱骂他的摆渡人。那摆渡人吓得伏地请罪。谢深甫哈哈大笑,说:“我不治你的罪,但以后台州的秀才往来,你可不能收他们的钱了。”

《夷坚志》是志怪小说集,里头的故事大多荒诞不经。但这两则故事的背后,也许透露出一些真实的信息。比方说,谢深甫早年在乡试屡屡受挫;再比如,他的确出身寒贱。

中进士后,谢深甫长期在地方任职。在嵊县尉任上,他修葺县学,明断是非。有一年闹饥荒,路边有具尸体,一个老妇人哭诉道:“这是我的儿子,在某家做雇佣,是被雇主打死的。”谢深甫觉得疑点重重,就慢慢地走访调查,在其他地方,找到了老妇人的儿子。经过对质,老妇人讲出了实话:“是有人贿赂我,让我诬告儿子的雇主。”

之后,他担任昆山丞、浙曹考官、青田知县等,每到一处,都政绩斐然,因此被待御史葛邲、监察御史颜师鲁等人所推荐。淳熙十二年(1185),宋孝宗召见了。

在皇帝面前,谢深甫不卑不亢,对答从容。皇帝很满意,提拔他做籍田令,掌耕宗庙社稷之田,又“亲擢再三”,让他当大理丞、江东提举。一个基层的地方官,三年内连升三级,颇有“平步青云”的意味。大诗人杨万里写了《送谢子肃提举寺丞》诗二首,其中写道:“十载江湖县底,一言金石冕旒前。”——你这颗遗落在州县十多年的珍珠,终于到闪闪发光的时候了。

宋代讲究学而优则仕,事实上,学与仕是两码事。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,不一定能做好八面玲珑的官员。但不得不说,谢深甫确实是个优秀的管理决策者。在担任江东提举时,当地闹旱灾,谢深甫推出了一系列赈灾举措,救活了160余万人。在临安府尹任上,他施政得体,宋光宗夸奖他:“首都的领导不好当,管得宽松,没有法度;管得严厉,百姓不便,只有你的管理方式恰到好处。”

一些公文里,谢深甫也多受好评。《工部侍郎谢深甫落“权”字》评价他“性稟粹纯,行能肤敏”。落“权”字,意思是从“权工部侍郎”转正为“工部侍郎”。到他工部侍郎转官时,《工部侍郎谢深甫》考评是“雍容禁彘,履形批救之风;润色邦条,雅得稽经之意”。这两则评语,都是由文学家、时任中书舍人的楼钥起草的。

宋宁宗即位后,在朝中实权派、外戚韩侂胄的举荐下,谢深甫担任御史中丞,成为御史台的长官,有对朝中百官的监察之权。

当时,韩侂胄与宰相赵汝愚两大巨头斗得天昏地暗。最终,以赵汝愚贬死衡州,韩侂胄大权独揽而告终。随后,韩侂胄发动了“庆元党禁”,指道学为“伪学”,对朱熹、周必大等道学一党进行无情打压。

许多史书称,由于韩侂胄的举荐,谢深甫才能身居要职,因此谢为韩党。事实上,谢深甫虽感激韩侂胄的提携之恩,但就此论定他是韩党,则过于武断了。根据《宋史》的记载,两人并非一路人。

在宋光宗年间,谢深甫担任言官,专门提意见。当时,皇帝准备任命韩侂胄破格转遥郡刺史之职。谢深甫反对这一任命,对皇帝说:“韩侂胄跳过了五级,直接转遥郡,这不符合法令,此例一开,人人效仿,以后如何处理?请收回任命。”

“庆元党禁”后,对于道学派,谢深甫也抱着同情的态度。有个叫余嘉的小官,为了谋求上位,竟然上书称,希望朝廷将朱熹斩首,以绝道学,并指朱熹的弟子蔡元定是伪党。谢深甫看后大怒,将这份上书掷于地上,与同僚们说:“朱熹、蔡元定不过是相互探讨学术问题罢了,何罪之有?余嘉这样的虱虫小人,居然如此狂妄!我们要一同上奏,驱逐这些人,以儆效尤。”

庆元六年(1200),谢深甫以右丞相兼提举国史。他守法度,惜名器,为政宽和,在他任内,宋朝国力有所增强。嘉泰二年(1202),他还领导敕令所编修完成了《庆元条法事类》——这是一部南宋法律、经济资料的汇编,该书以事分门,诸法完备,对当时的法官而言,便于检索法条。

从目前残存的16个门类来看,《庆元条法事类》涉及官员任用、财政、赋税、农业、宗教、刑狱、服饰、少数民族、畜牧等方面,堪称宋代律法的百科全书。

除了政治家的身份外,谢深甫还是一位诗人,著有《东江集》十卷,今已失传,只有零星诗文散见于不同的文集,如《谢除江东提举表》《恭州到任谢表》《高宗亲征诏草跋》《陈氏族谱序》《宋故夫人周氏墓志铭》,还有以宋宁宗赵扩的名义所作的五篇册文、溢文,另有《天台道中》诗一首。

嘉泰三年(1203),谢深甫罢右丞相,授观文殿学士判建康府,次年因病去世,终年65岁。

自谢深甫后,谢家人才济济。其长子谢采伯,登嘉泰二年(1202)进士,历知严州、徽州、湖州等,以节俭著称,著有《密斋笔记》;孙女谢道清,是宋理宗赵昀的皇后;曾孙谢堂,德祐元年(1275)赐进士出身,担任同知枢密院事,次年正月担任知枢密院事。

谢深甫的墓前,原本有块无字碑,人们曾经以为,“无字”的含义,是墓主人人生的功业,后人无法评说。实际上,《谢氏宗谱》里有一篇署名“中大夫秘阁修撰枢密副都承旨张嗣古拜撰”的墓志铭。这篇铭文,是谢深甫被迫赠鲁王时所作,本想刻于墓前神道碑上。然而,谢氏子孙大多宦游在外,一时间无人负责此事,便拖延下来,直至南宋灭亡,就只剩无字碑了。

参考文献:《宋史》/脱脱、《夷坚志》/洪迈、《堆沙集》/丁伋

南宗文化焕发新活力: 和合之道,传承之路

本报讯(记者 诸葛晨)3月23日,“大道文明昌盛中国——弘扬和合文化、南宗文化研讨会”在椒江举行。相关专家学者及宗教界人士,共同论道,促进南宗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。

台州因天台山而闻名。天台山是一座文化之山。这里孕育了具有和融性与独创性的天台山和合文化,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。以天台宗为代表的佛教文化,以南宗为代表的道教文化,以及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文化,共同构成了天台和合文化的有机整体。

天台山积淀了深厚的道教底蕴。汉代葛玄、初唐司马承祯等隐士高道在此隐居,北宋张伯端入天台山创立金丹派南宗,其参与修持布道的桐柏宫,日后成为中国道教南宗祖庭。

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、道教南宗祖庭桐柏宫方丈张高澄表示,在浙东宗教文化圣地天台山,道教南宗祖师张伯端一直大力主张“三教合一”的理念,和合思想慢慢融入儒释道三教教旨之中,三教呈现和合共生的情景。将南宗道教文化资源开发与弘扬和合文化结合,科学阐发其内涵,取其精华,这不失为寻求新时代南宗道教健康传承的有效之路。

近年来,台州在传承发展民族优秀传统文化、铸

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找准定位,深入探寻南宗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海外传播的作用。作为道教南宗祖庭桐柏宫方丈,张高澄就应邀出席了世界气候大会、博鳌亚洲论坛宗教领袖对话论坛等盛会,展现中国文化魅力,助力中国特色宗教话语体系建设。

在3月上旬举行的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上,张高澄提交了一份《关于大力提升和合文化全球影响力的建议》的提案,建议要从国家层面,大力提升和合文化全球影响力,打响和合文化品牌,创新国际传播路径,让和合文化走向世界,成为中华现代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纽带,不断扩大中国“朋友圈”。

此次研讨会,专家学者们还展开了一场以“中华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”为主题的思想讨论。与会专家表示,要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用,为化解国际文明的冲突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、实现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存作出应有的贡献。大家认同,天台山和合文化、南宗文化在今天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中,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。这种现实意义,需要通过一定的实践发挥更好的作用,同时,也要借助新媒体渠道扩充南宗文化新内涵,探索南宗文化传承发展的新可能。



罗川闸 台州水利史上 不可忘却的人文记忆

余喜华 文/摄

四个月前,笔者曾到路桥区螺洋街道芦阳社区,寻访东江河上罗川闸水利设施遗迹。

来到原二友村(2018年后与樟岙村、双庙村合并为芦阳社区),走过光明纸箱厂前的一座小桥,只见河岸边立着一块铜牌,上书“路桥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 二友闸桥头”。同行的朋友说,这“闸桥头”就是罗川闸遗迹。观察南侧桥下石壁,东侧果然有两道直抵水面的凹槽,这是水闸升降的轨道,西侧石壁没有看到凹槽。当地一位老者说,为了加宽闸上小桥,西侧石壁向外重新砌过,这侧的凹槽被挡在了里面。

罗川闸始建于南宋

据明《万历黄岩县志》记载,罗川闸,里人余端甫建,正统年间其孙廷美修之。王钦作《罗川闸记》。《螺洋余氏宗谱》也记载了余端甫修闸这件事。而清《光绪黄岩县志》关于罗川闸的记载是这样的:明里人余端甫建,正统年间其孙廷美重修,并附有王钦《罗川闸记》部分文字;最后又载:乾隆丁丑余嵩卓重修。《光绪黄岩县志》的记载让人误以为罗川闸始建于明初,现代编撰的部分水利书籍也采用此说,其实这是错误的。

《螺洋余氏宗谱》明确记载,余端甫,春房人,螺洋余氏十世祖。从该宗谱的序文中可知,《螺洋余氏宗谱》首次修谱人就是余端甫,作者序言为本人蒋彦圣,南宋咸淳四年(1268)进士。蒋彦圣在序文中称余端甫为内兄,显然两人系姊夫郎舅,同时代人。由此可推断,罗川闸始建于南宋咸淳年间。

由管彦达主持编修的《路桥区志》纠正了这一错误,其人物篇“余端甫”词条载:余端甫,1233—1267,名道凝,字藻章,号端甫。关于蒋彦圣,字思仲,号静庵,《温岭县志》有其在温岭泽国办云阳书院的记载。

《螺洋余氏宗谱》详细记载了余端甫在螺洋至院桥沙门店之间兴修水利的事迹。因其通晓农业水利知识,根据螺洋湖周边水文地理,带领族人和当地民众,在今黄岩院桥沙门店以东、梅山以西筑水渠两条,并修建了罗川闸;又在螺洋后叶修筑一堤坝,将浮排里与三水泾、鉴洋湖相通。从而使螺洋一带河道纵横交错,池塘湖泊星罗棋布,周边方圆几十里旱天无旱灾,雨天无涝灾,保证了农业丰收,造福一方百姓。余端甫成为路桥有史记载的民间兴修水利第一人。

螺洋余氏三修罗川闸

近五百年间,螺洋余氏族人接力,三修罗川闸。虽然《光绪黄岩县志》对罗川闸的始建记录有误,但明确记录了罗川闸二修、三修的历史轨迹。

正统是明朝第六位皇帝朱祁镇的年号,起止时间为1436年至1449年。从南宋咸淳至明正统年间,前后经历大约一百八十年,王钦《罗川闸记》中说闸因年代久远损毁,而非遭自然力或人为毁损,这是可信的。约一百八十年,对于一个古代修建的民间水利

工程,自然逐渐损毁,非常正常。

看到祖先修建的水闸因年久失修,不再具有蓄水防旱的功能,作为螺洋余氏一脉的余廷美,仿效祖上功德,慷慨解囊,重修罗川闸。余廷美的这一义举,受到当地百姓称赞,故有黄岩柏山人王钦受众人之托作《罗川闸记》,为螺洋余氏族人二修罗川闸这一壮举立传,为后世传颂。

又过了三百余年,到了清乾隆丁丑年(1757),罗川闸再次因年久失修损坏,又由余氏族人余嵩卓主持第三次建闸,这就是《光绪黄岩县志》所记载的余嵩卓重修一事。

此后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时光又穿越了近两百年,罗川闸没有再次重修的记录。1958年后,长潭水库这一重大水利工程的修建,保证了永宁江水系、金清港水系所流经的温黄平原等流域的防洪防旱、农业灌溉、内河航运、居民用水的安全,流域内大多数的水闸失去了原有的功能,罗川闸也不例外。后来,罗川闸的水闸被拆除,闸上小桥被加宽,供行人车辆通行,故留下“闸桥头”这一地名。

再说说《罗川闸记》作者柏山人王钦。柏山,即今黄岩区院桥镇秀岭水库一带,柏山王氏系当地望族,历代名人辈出。王钦正德七年(1442)中进士,不久即病逝,没有得授官职。其孙王启,字景昭,号学古,后人称东瀛先生,明成化二十三年(1487)进士,官至都察院副都御史、云南巡抚、刑部右侍郎。王钦在史志上虽没有更多的事迹记载,但这篇《罗川闸记》,足以让历史铭记。历史竟然如此巧合,五百多年前,王钦为罗川闸的水利建设者歌功颂德,树碑立传。上世纪50年代末,王钦后裔居住的地方,又成为秀岭水库的库区,王氏一族及其他民众举家外迁,为台州水利事业再立新功。

重修罗川闸于当下的意义

东江河,是一条自然加人工开挖的小河,宽十余米,深三四米,总长两千余米,南北流向,出闸桥头约五十米汇入三水泾。东江河水主要来自南面的大吞溪,而大吞溪水来自东南面的白云山。

很久很久以前,包括东江河在内的整个鉴洋湖一带,都是东海边的一个古海湾,东有白云山,南有黄茅山阻挡,显然是古人下海泊船的天然避风港。后来海水向东退去,海湾成滩涂,低洼处成水沟、池塘、河汊,较大的水面则成为鉴洋湖的雏形。唐宋时期,陆续有居民迁入,人们围湖造田,开塘筑坝,疏浚河道,连通鉴洋湖上下游的三水泾,以及包括东江河在内的各条支流纵横交错,一幅江南水乡的美丽画卷呈现。

然而,因台州地处东南沿海台风带,每到夏秋季节,频遭台风登陆侵袭,狂风暴雨,海水倒灌,鉴洋湖一带总是一片汪洋。于是,兴修水利成为头等大事。北宋宁海县海游马家山(今属台州三门)人罗适,提刑浙东时曾巡行台州,亲临黄岩领导百姓疏导官河九十里,并首倡在内河分段筑堤建坝,控制水量,使农田受益七十万余亩。罗适成为台州水利建设史上的开创性人物。南宋朱熹在提举浙东路常平盐盐公事任上时,到黄岩赈灾,考察灾情后认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。于是他仿罗适之政,在黄岩境内重修水利,大建水闸。从此“温黄熟,台州足”成为可能,百姓安居乐业。余端甫始建罗川闸,以及螺洋余氏接力重修,是台州温黄人民兴修水利的一个缩影。

记得小时候,笔者生活的东江河沿岸村庄,农田灌溉,人们洗涤、饮用等生活用水,都取自东江河。那时,河水清澈。进入新世纪,东江河所在地域,进入工业化、城镇化大开发时期,渐渐地这条河被所建路网割得七零八落,被分割的东江河河道堵塞、干涸,成为一个一个小小水坑,不复是河流的样子。

2010年始,水滨村率先开启“美丽乡村”建设,河道整治和村庄整体改造后,呈现出新农村建设的美好气象。在三水泾与浮排里交汇处的河岸边,还建起纪念南宋著名思想家、文学家叶适的“水心草堂”,成为螺洋乃至路桥一方天地的文化新地标。

如今,东江河沿岸一些村庄,均已纳入城中村改造的计划中,有的已经完成,有的正在改造建设中。如果能重新疏浚东江河河道,建设两岸绿地和河岸景观带,重建罗川闸水利设施,重启调节水量的功能,使河水重新蓄满,不仅能重现“不可移动文物”这一历史记忆,弘扬战天斗地的治水精神;还将使这一带重现小河弯弯、微波荡漾、杨柳依依、小桥流水人家的美丽江南水乡气象,形成罗川闸、水心草堂、鉴洋湖湿地公园一线景观带。届时,画廊游船,不仅能穿梭在十里长街边的南官河上,也将游曳在东江河、三水泾上,为台州城市湿地增添一道集自然、人文为一体的秀丽景观。